

牛不也著

江南游龙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24.8
318

江南游龙

牛不也著



农干院 B0038860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002号

内 容 说 明

南宋年间，江南大侠曲世忠隐居乡间，耕读自娱，不求闻达。不料无意中救助被人追杀、身负重伤的神偷聂进，蓦地引来一场血灾凶祸。一时惊变迭起，怪异顿生，官府高手、武林巨擘、黑道邪怪齐聚曲家，久别故友不期而至，从仕弟子突归探师，爱女失踪，少林高僧被害，强敌环伺，魔影憧憧；最后曲世忠连同聂进竟也不知去向，形势更加扑朔迷离，波诡云谲，变幻莫测……风云据变，真相大白，石破天惊，一场惨烈的搏杀震动武林、朝野……

责任编辑：徐广琴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江南游龙
JIANGNAN YOULO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90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3 插页 2

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0,000

ISBN 7-02-001647-2/I·1425 定价 6.30 元

目 录

一	飞蝠折翼	1
二	鱼跃龙门	29
三	各路神魔	66
四	盲人瞎马	101
五	谁欲害我	143
六	以命换命	176
七	芒砀怪客	212
八	暗器伤人	254
九	混水摸鱼	291
十	皇帝密诏	339
十一	虚虚实实	368
十二	各得其所	389

一 飞蝠折翼

答答答！答答答！答答答！

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六月某日午后，在浙西路盐官县乡下的平野之上，一乘马自南向北飞驰而来。四蹄翻飞，激起一溜尘土。

道旁有一大块西瓜地。一片青翠之中，有一老一少两个农人正在锄草松土。天气炎热，两人不住擦袖抹汗，这时听得蹄声急促，均直起腰来，手搭凉篷望去。

年少的那位才十八九岁，淡眉细目，高颧厚唇，黑里透油的方脸上长了些小疙瘩。眼见来骑驰近，那黄骠马显经长途奔跑，周身大汗淋漓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而马上骑者仍不停挥鞭打马。少年不禁地说道：“张三叔，你看那人什么路数？怎么一点也不爱惜坐骑！”

被称为“张三叔”的老者尖下巴、皱皮脸，头发白多黑少，腰弓得如只大虾米，见那少年停锄观看，忘了手里的活计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做生活便好好做，旁人的闲事休要多管！咳咳……士奇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无论做什么总该上点心思……啊呀呀！你看你看！你把瓜藤也削断了！”

少年名万士奇。他低头一看，一条粗如手指的瓜藤不知甚时削断了，那断藤上已结着两个比拳头略大的瓜。他急俯下身，捏着两个断茬欲往一起接。张三叔又好气又好笑：“真是个傻木瓜！断了藤怎还接得活？天底下还有比你笨的

人？”

万士奇虽不聪明，究竟是个乡下长大的少年，明知断藤无法再活，只因可惜两个瓜蛋子，一时情急心拙，这时自也嘿嘿地傻笑。

说话间，那乘马已奔到地头。马上骑者是个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，穿一身灰布衣衫，满脸的泥汗，染得一张黄皮脸成了五花脸。他手中马鞭抽得啪啪乱响，双足更不停地踢着马腹。怎奈坐骑已精疲力竭，嘴边糊满白沫子，猛地前腿一屈，跪倒于地，眼看要将灰衣汉子掀下地来。灰衣汉身手甚是敏捷，他纵身跃出，凌空打个跟头，如一片树叶般轻飘飘地落在地上，毫无声息。跟着，猛一提缰绳，坐骑哀嘶了一声，颤颤抖抖站起，四腿还没站直，又砰地一声倒下，抽搐了一阵，脱力而毙。

灰衣汉子怔了怔，满脸的沮丧，正要扬手甩去马鞭，转头见瓜地中草棚后拴着一匹青骡子，顿时双眼放光，冲着张三叔、万士奇喊道：“那大叔、小哥！这骡子可是你们的？借我一用，定有重酬！”一扬手，将一块明晃晃、亮闪闪的物事抛过来，也不等张万二人答话，便向瓜棚奔去。

万士奇一见灰衣汉子下马的身法，便知他武功了得。眼看灰衣汉子抛来的物事正对着张三叔，张三叔不谙武功，不懂得闪避。万士奇急纵身跃起，抄住来物，入手但觉冰冷沉重，形状两头翘中间鼓，底下有个凹窝，竟是个银元宝，不由得大奇：“三叔你看，这是真的假的？”转眼见灰衣汉子已欺近大青骡，忙叫道：“不借的！不借的！不能借的！”连忙赶过去。

灰衣汉子正伸手去解缰绳，见万士奇一脸惶急地冲过来，怔了怔，脸上浮出笑意，又从怀中掏出一只银元宝，托在掌心递过去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！我不借，我向你买。”他料想这两只银

元宝，合二十两之多，这乡下少年拿去买匹大马也足足有余了。

万士奇摇头不接，说道：“不借，也不卖！这大青骡是我家小姐的。张三叔！你把银子还给他！”

灰衣汉子以为他还嫌少，心头不免有气，将银子往地上一丢，沉着脸去牵大青骡。万士奇一看他要用强，急抢上前阻拦。灰衣汉子“嘿”的一声冷笑，肩头一耸，径向万士奇右膀撞去。这一撞他用上三成内力，只道能将对方震出一二丈外。万士奇见他耸肩撞来，急侧身斜避躲开。

灰衣汉子一撞落空，不由“咦”了一声，心道：“这小子会武！莫非是对头安在此处的一支伏兵？”他心生疑惧，足尖一踮，后纵五尺，游目四顾一番，见这瓜地中并无别的人影，便赔笑道：“小哥！我实有急事要用脚力，你既一定舍不得一头青骡，那便罢了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行。

万士奇心直，见那汉子顾不得取回银子，忖道：“此人倒确有急事，竟连两只元宝也忘了取回。”急忙从地上拾起，叫道：“那位老哥，你的银元宝拿回去！”

灰衣汉子也不回头，只伸手在脑后摇了摇，说道：“送你买果子吃吧！”足下毫不停留，快步走去。

万士奇急了，拔足追上去，一边叫道：“老哥！你别生气！不是我们小器，那大青骡确实不是我们的。银子你还是带回去。我不能要你的！”

灰衣汉子听他追来，只得转身迎上去，摇头笑道：“我说过送你便是送你，还跟你打诨语么？”

万士奇刚奔到灰衣汉子跟前，突觉右腿上“伏兔”穴上一麻，跟着左膝“犊鼻”穴处又一麻，两腿再不能动弹分毫，情知是被这灰衣汉子点了穴道。

灰衣汉子低声道：“得罪了！”拔足向大青骡奔去。他身法极快，转瞬间即至瓜棚，解开缰绳，一抬腿跃上骡背，两腿一夹，大青骡嘶叫一声，载着他向北驰去。

万士奇急得大喊：“张三叔！快截住他！快截住他！”张三叔年老胆小，哪里截得住他。万士奇气极，当下破口大骂：“狗强盗！贼强盗！挨千刀的贼骨头！！”那灰衣汉子不予理会。眼见他骑着大青骡越奔越远，万士奇两腿穴道被制，上身却是无碍，将食指放在口中，打了个响亮的唿哨。

大青骡听到哨声，长嘶一声，举起前蹄人立起来，跟着掉转了头，反从来路奔回。灰衣汉不料有此奇变，慌了手脚，用力控缰勒骡。大青骡是万士奇从小饲养大的，听得主人召唤，岂有不回之理？竟不受灰衣汉子驾驭，又跳又叫，纵跃着跑了回来。

万士奇看着大青骡去而复返，又见骡背上灰衣汉子气急败坏的滑稽模样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经这一番来回折腾，灰衣汉子夺骡不成，反空耗了许多工夫。他纵下地来，心中悲怒再难抑制，将皮鞭举过头顶，恨不得将大青骡三两鞭打死。

万士奇心中一痛，大叫道：“不要打它！”闭上眼不忍看这惨状。

说也奇怪，这满怀悲怒的鞭子竟没有击在大青骡身上。

万士奇睁开眼看去，那灰衣汉子举鞭的手缓缓放了下来，他神色阴沉，目不转睛地瞧向南边。

答答答！答答答！答答答……

从南边又传来一片急骤的马蹄声，蹄声密如雨点。

一大团黑云之下，四匹快马如飞般急驰而来。马后腾起

的尘土扬起数丈高，犹如一条滚滚长龙。马上的骑者人人手执兵器，锋刃的寒光闪烁不定。

灰衣汉子望着飞骑，恨恨骂道：“狗东西们，来得倒快！”跟着手一抬，射出两粒小石子，分取万士奇左足“三里”和右足“阳陵泉”穴。万士奇只觉身子一震，两腿穴道都已解开。

万士奇自打七岁开始习武，迄今已有十一个年头，瞧这灰衣汉子的弹石解穴的功夫，比自己高明得太多。心中又是钦佩又是诧异，既不知他的来历身份，又不懂他为何不离去。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哥！那四个骑马的人是谁？”

灰衣汉子斜眼瞧瞧万士奇，沉声道：“你们还不快回庄去？一会儿兵刃不长眼睛，吃了误伤可没人赔你！快走！走得越远越好！”

张三叔究竟多吃几十年饭，提着锄头慌忙跑来扯扯万士奇，小声说：“你还瞧不出来？那是这人的对头！我们快走吧！”

万士奇也看出那四骑者与这灰衣汉子有瓜葛，说不定还有一场架好打，但他心中存着个老大谜团，也舍不得这难逢的观摩机会，又自恃是曲家庄的人，便说：“三叔，你先回去。我管着这瓜地！我们曲家庄的人还怕谁来？”

灰衣汉子听得“曲家庄”三字，转头向万士奇看了一眼，鼻中冷冷哼了声，道：“曲家庄？曲世忠曲大官人是你家庄主？”

万士奇听他口气不甚恭敬，心头微微生气，暗道：“瞧你也是武林中人，竟不知此地即大大有名的曲家庄，见闻实也有限！”便也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江南哪还有第二个曲家庄？哪还有第二个曲大官人？”

张三叔劝不转万士奇，又见四骑越驰越近，害怕起来，却又不肯丢开瓜地，便牵着大青骡远远躲开，蹲在瓜棚后面。

狂奔而来的四骑片刻即至地头。当先一个身穿茧绸白袍的瘦子勒住马头，向伫立在瓜地中的灰衣汉子凝视有顷，一挥手，四人均飘身下马，一前三后，各执着刀剑缓步走上前来。

走在前头的白袍瘦子离灰衣汉子两丈处站定，脸上浮出笑容，拱手道：“聂进兄请了！我们弟兄四个还道聂兄叫猪油糊了心窍，死不回头呢！原来聂兄还肯识时务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！只要聂兄将那件东西交还，跟我们回去复命。我姚某敢拍胸脯说一句：聂兄以往的种种，概不追究！”

被称作“聂进”的灰衣汉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谁叫你我曾是拜把子兄弟呢？既是你姚充姚三弟亲身赶来，我这做哥哥的不能不给你面子。姚三弟，这三位朋友我眼生得很，你怎不给我引见引见？也该让我知道姚三弟新交的知己都是些什么奢遮人物？”

姚充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这三位的名头聂兄谅来也曾耳闻。这位……”他指指左首第一个劲装结束的白脸汉子，“是淮西快刀门的宋彦舟宋兄。这位……”他指指第二个手提长剑的金黄面皮汉子，“是处州八极剑传人杨昌龄杨兄。这位……”末一位汉子生得短小精悍，手握双刀，“是荆南地趟刀刘金刀老爷子的四公子刘百岁刘兄。”

聂进哈哈笑道：“姚三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三位原来是浙西提点刑狱司的官老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小人聂进给三位大老爷磕头！”他口中说着“磕头”，身子纹风不动，反将头一仰，傲不为礼。宋、杨、刘三人将眉头皱起，阴了脸。姚充的脸顿时涨得彤红。他目中怒意一现，又强自忍住，道：“聂兄，咱们先办正事再叙话如何？”

聂进倏地变了脸，张口呸地一下，吐出一口浓痰。他蓄劲已久，这口痰疾如弹丸，向姚充脸上飞射过去。姚充不防他突

然发难，忙使一个“铁板桥”，上身后折，让过射来浓痰。姚充身后的杨昌龄个头偏矮，没瞧见聂进张口射痰，待要避让而气势不及。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印堂上正着。这口痰含了内劲，他眼前一黑，仰天跌倒，压得地上的瓜蛋子噗哧碎裂。

姚充、宋彦舟、刘百岁各挺兵刃，晃身滑步，踩得生瓜蛋子噼拍乱响，将聂进围在中央。

站在一旁的万士奇起先凝神听双方说话，无暇顾及旁事，此时一见双方还未交手，已踩坏了十几只瓜，如果一动上手，这片瓜地非得遭殃不可，心中一急，跳着脚叫道：“啊呀！我的瓜！你们赔我的瓜！”

姚充等三人忌惮聂进武功高强，又被他先声夺人，一口痰射倒一人，都知这场恶斗非同寻常，谁也不敢率先出手，三人风车般地绕着聂进打转，要待他露出空档再伸兵刃。这一转不打紧，地上的瓜藤、瓜蛋子却遭劫了，眨眼间便踩毁一大片。

万士奇忧心如焚，提着锄头抢上去，叫声中已带着哭音：“你们这些狗强盗，快滚开去！”横转锄杠便向刘百岁后腰扫去。

刘百岁面对着聂进，猛觉身后风声飒然，和身往地上一躺，双刀如轮旋飞，向万士奇双腿绞来。万士奇虽习武多年，一则悟性差，二则从未与人真刀真枪干过，三则也没想到刘百岁会向自己下毒手。瞬时之间吓得呆了，只听得“叮叮”两下脆响，跟着后领一紧，一个身子飞了起来，只觉天地倒转，耳畔风声飒飒，砰地跌倒在地，摔得屁股生疼。定睛一看，自己两腿好端端的，不少分毫。面前七尺处，聂进手持一根两尺长黑黝黝的钝头短铁棒。

聂进道：“官老爷真是官老爷，对一个少年也毫不容情！”

很是了得！咱们到大道上去拚个死活，休毁了人家的瓜地，断了人家的活路！”说罢，便向大道走去。

万士奇心口怦怦乱跳，知是聂进救了自己一命，又因他肯体恤庄户人家，心中对他大是感激。又见那被一口痰击晕的杨昌龄从地上骂骂咧咧爬起来，提着剑向聂进后心使劲搠去，忍不住大叫：“聂老哥小心背后！”

聂进好像背后生了眼睛，右手铁棒回转一挡，“当！”一响，格开来剑，借力前纵，双足已踏上大道。

姚充、宋彦舟、杨昌龄、刘百岁紧紧跟上，守住东南西北四隅，仍将聂进围在核心。

南来的乌云已遮没了大半个天空，大风骤起，刮得道旁草叶乱抖，柳枝狂舞，尘沙飞扬。

万士奇恨那刘百岁下手狠毒，说道：“你们真不要脸，四个人打一个，好没志气！”

那姚充素知聂进武功了得，己方合四人之力量也未必有必胜把握，双目紧紧盯着聂进的铁棒，对万士奇的嘲笑不予理会。宋、杨、刘三人是做官的，在百姓面前一向趾高气昂惯了，今奉命捉拿大盗，竟被这不知死活的乡下少年再三打扰，心里早窝了一包火，现听他又出言不逊，不禁转眼向他狠狠瞪视。

聂进是个大行家，一见宋、杨、刘三人分神，身影一晃，早抢到刘百岁跟前，手中铁棒电伸电缩。喀喇声响中，刘百岁痛呼一声，左臂骨折，左手刀落地。聂进单足飞起，打算一脚送他回老家，白光闪烁中，姚充的长剑挟着劲风刺到。聂进暗叫“可惜”，硬生生把腿收回来，避开来剑，一掌荡开宋彦舟的快刀，转身又向杨昌龄击了一棒。那杨昌龄虽曾被一口浓痰击晕过，本身功夫实也不弱，横剑用力一架，左手成爪，插向聂进小腹。五个人顿时战作一团，兵刃相交之声密如连珠。

万士奇是头一回见识这般舍生忘死的恶斗，一时惊呆了。只见眼前五条人影穿插交错，间杂着呼哧呼哧的喘息声。血花溅了出来，落在袍衫上。发髻散开了，蓬草般在风中飘舞。利刃相磕，迸发出星星火花，一闪即逝，又再闪亮。

激战之际，突有一人惨叫一声，踉跄退出战团，手捂着胸口打了几个转，砰地仰天跌倒，正好摔在万士奇脚跟前。万士奇低头一看，正是那使双刀的刘百岁。他兀自大睁双目，捂住胸口的指缝间，鲜血汨汨涌出，眼见得是不活了。一个活人转眼成了尸体，吓得他腿也软了，心好像要从腔子里跳出来，欲返身逃跑，两条腿却似不是自己的，迈不动半步。

聂进以一敌四，虽击毙一人，自己左肋也被宋彦舟的刀锋拖出一条长长的口子，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衫。他情知今日不幸，但能拚得一个是一个，喉间发出声声低吼，双目睁得铜铃大，出手全是进攻的招数，势若飘风，前招未尽又继之后招。

姚充见刘百岁倒毙，又见敌人招招是两败俱伤的打法，大生惧意，自然起了患得患失之念，只盼能既保性命又立大功，再不肯舍命上前，只将手中兵刃舞成一团花，但守不攻，要待敌人力竭之后再行反击。宋、杨二人也心思相仿，不肯步刘百岁图那虚名。这一来，三人悄悄后退，包围圈便拉大了。

聂进一眼便瞧破姚充等三人的诡计。身周这三人中，他最恨的便是姓姚的。这姚充原也是台州银沙帮中一员，还曾与他有过八拜之交。嘉定十一年，银沙帮帮主王子清率众起事，不幸为官军所败。王子清等一千首领或战死或被官军捕杀。幸存的帮众星散四方。聂进流落江湖，得便做些劫富济贫的勾当。因其轻功了得，被武林朋友送了个外号为“无翼飞蝠”。半月前他不意在临安街上遇到睽别多年的姚充。两人欢然道故，同上酒楼小酌叙旧。问起来才知姚充早已退出江湖，做

了临安城里开酒坊某富家翁的入赘女婿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姚充问起义兄来历，聂进不疑有他，俱都一一告知，并连自己曾潜入丞相史弥远府邸行窃一事也不隐瞒。两人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才依依分手。聂进回到客棧，才睡下不久，便听得外头一片吵闹声，扒着门缝一看，只见一队官军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。他知是冲自己来的，急忙翻出后窗，窜房越屋脱身，连夜缒下都城。先在一古刹躲了几日，后因风声太紧，不得不离寺深入荒山避祸。今晨才下山，在一市镇打尖，不料撞见姚充领着人在搜捕自己，这才知姚充已成官府的鹰犬，便盗了一匹马逃命。

聂进恨不得一棒击碎姚充的天灵盖。只奈姚充武功不弱，人又十分滑溜，始终不肯与他正面交锋。聂进既怀死志，索性撇下宋彦舟与杨昌龄，怒目圆瞪，抡棒扑向姚充。

那姚充见聂进身上血迹斑斑，头上乱发纷飞，势若疯虎般猛扑过来，当即剑交左手，右手一扬，发出三把飞刀。两人相距已近，聂进躲闪不及，噗的一声左肩中了把飞刀，直没至柄。他大吼一声，抡起短铁棒，照头击落。姚充用尽平生气力挺剑一格。“格察”一响，宝剑拦腰砸断。聂进的铁棒余势不衰，直落下去，将姚充的右臂齐肘卸落。疼得他满地打滚。聂进正要提足踩扁他的头颅，身后宋彦舟、杨昌龄的一刀一剑已交剪击来。聂进侧身避开，撩起一腿，将杨昌龄踢了个跟头，拚着左臂再挨宋彦舟一刀，手中铁棒电射而出，波地送入他肚腹之中。

那宋彦舟也十分刚勇，肚腹虽受重创，犹拚尽最后一点力气，砰的一拳打在聂进胸口。两人几已胸腹相贴，聂进哪里还有腾挪闪避的余地？哇地喷出一口鲜血，全涂在宋彦舟脸上，同时一个肘锤捣中宋彦舟心口。宋彦舟一声闷哼，身子抽搐

几下，慢慢软倒。

聂进低声笑道：“赚了一个！”陡觉后腰一阵锥心的疼痛。却是杨昌龄在背后偷袭得手。他正要拔剑再刺，不防剑锋卡进聂进骨缝之中，一拔拔不出来。聂进转过上半身，手起棒落，将他脑袋砸了个稀烂。

一声霹雳，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掉了下来。

片刻间，万士奇目睹了一场惨烈的搏杀，五个人中，三死两伤。那聂进浑身血污，肩头插着短刀，后腰钉着长剑，兀自直立不倒。看上去，已不像是个人。万士奇骇得周身的血液也凝住了，连气都透不过来。直到冰凉的雨水打湿他颜面，他才如从恶梦中惊醒，喊道：“不要打啦！你们不要打啦！”

姚充眼见聂进重伤之余，仍手刃两命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再无斗志，忍着创口的剧痛，爬起来向坐骑奔去，只盼快快离开此地，什么“升官”、“发财”统统都丢到脑后。

聂进身被多处重创，只觉体内元气随着鲜血的流失而一点点消失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，忽见姚充向坐骑跑去，他提一口气，喝道：“姓姚的！留下狗命！”待想发足追赶，却已力不从心。当下右手一抬，奋力将短铁棒投出。

这一投，使尽了全身的劲力。准头既正，去势又劲，眼看可将姚充的背心洞穿，聂进脸上已浮起大仇得报，心满意足的笑容，哪知横刺里突然伸出一把锄头，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正好将疾飞的铁棒勾偏。聂进心里一急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直直地倒下了。

伸锄勾飞铁棒的正是万士奇。在他的心中，对拚斗双方，虽是偏向孤身抗敌的聂进多些，却也不忍那认输逃窜的姚充再横尸就地，于是伸出锄头替他挡了一下。于是那吓破了胆

的姚充得以活命，爬上马背，不敢回头瞧一眼，就拍马快逃求生去了。

闪电撕裂云层，惊雷震得人心惊肉跳，大雨瓢泼而落。四下里一片濛濛水气。

万士奇站立在大雨之中，呆呆地看着地上四具躯体。血水汇入泥水，又悄悄渗入土地。他越看越觉可怖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正欲转身逃去，忽见聂进的一只手动了一下。

那手抖动得十分轻微，竟使万士奇以为自己看花了眼。死人怎么还会动？难道是诈尸还魂？乡下少年自幼便听来许多鬼魅的故事，此时一齐在脑海里浮了出来，顿觉毛骨悚然。他抹了抹满脸的雨水，睁大眼睛，透过雨帘看去，但见聂进的手又动了一下，不光是手指在动，连身子也扭了扭。

这人还没死透！

万士奇惊恐四顾，求助地叫：“张三叔！张三叔！你快来！这里有个人快死了！”连叫数遍，才听得张三叔在瓜棚那边答应了一声。接着，张三叔披着一袭蓑衣赶来了。

有张三叔在，万士奇顿时有了主心骨，胆子也大了，不等张三叔赶到，便走过去在聂进唇边探了探。此人果然未死，呼吸却已十分微弱了，双目紧闭，犹在昏迷之中。

张三叔看了看满地的尸体和断折的兵器，又检视了聂进的情形，重重叹口气，摇头道：“此人离鬼门关也不远了！唉——”

万士奇道：“三叔！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！方才我若是把大青骡给了他，也不致会……”说着不胜痛悔地摇了摇头。

雨势小了许多。张三叔与万士奇小心地抬起聂进，往瓜棚走去。天色渐渐发亮，雷声也已远去。无数细小的水流如一条条水蛇在瓜叶下游动。瓜棚以粗竹为架，用茅草苫盖，搭在

地势稍高处，棚顶有几处漏了，地上湿了数滩。

两人将昏迷不醒的聂进放在草铺上，见他肩钉短刀，腰插长剑，身上别处还有几道血口子，实不知从何下手救治。张三叔年纪虽老，但一辈子种瓜种豆，没见过世面，也没经多少大事。面对这死多活少的人，一筹莫展，只会唉声叹气。

万士奇本想仰仗张三叔给拿主意，哪知他比自己还不如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咬咬牙，死马当着活马医，先替伤者起去身上的刀剑再论其他。心中计议已定，待到手掌一触上冰凉的剑柄，情不自禁地打了个抖，忖道：“若是鲜血从伤口涌将出来，岂不是反送了他性命？”手又缩回来，望着张三叔道：“三叔，还是你来，我不中用。”

张三叔后退一步，连连摇手：“你来，你来！我下不了手。最好请个专治跌打损伤的郎中来……”

“郎中？到何处寻郎中？”万士奇霍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。几年前庄上有名佃农劈柴时不小心劈到自己的腿上，伤口深入逾寸，结果是庄主曲大官人亲自给他敷药包扎，一个月就康复如初了。万士奇眼睛一亮，喜道：“有了！三叔你在此守着，我去请老爷来！”

张三叔思索一会，道：“除非是庄主老爷亲自来或还有救。我去禀告老爷，你在此守着。”叫他独自守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想想也害怕。

“也好！你快走，骑大青骡去！快去快回！时刻长了，只怕是神仙也……”

雨已停了，云层向西北移去。曲家庄离此十五里，万士奇望着张三叔骑着青骡奔去，不由在心中默祷：“菩萨保佑！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音菩萨、西天诸佛、玉皇大帝、齐天大圣都来保佑……”他只盼此人别再死去，至于世上究竟有无菩萨